

小楼

传奇

纳兰容若公子 著

万山深处，密林之后的山谷，名唤小楼，是为全天下的禁地，
凡有意探究者，皆消匿于世，有去无还……
任红尘变幻，人世纷争，小楼却超然于世事之外，
安静地看人间悲欢喜乐，分分合合……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彩虹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楼传奇 / 纳兰容若公子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44-7

I. 小… II. 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260 号

书 名 / 小楼传奇

作 者 / 纳兰容若公子

策 划 / 张 越

责任编辑 / 吴山芳

特约监制 /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编辑 / 杨 柳 周 燕

装帧设计 / 艾维马克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政编码 330006)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06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80742-344-7

定 价 / 23.80 元

小楼



目 录



小楼序曲	2
----------------	---

笑语轻尘（方轻尘篇）

第一章 此心若鸿	7
第二章 情利两难	12
第三章 方侯轻尘	18
第四章 相见相绝	23
第五章 请观臣心	28
第六章 史册轮回	34
第七章 小楼真相	39
第八章 历世真情	43

且容天下（容谦篇）

第一章 寿宴惊变	51
第二章 凌迟之异	61
第三章 临刑相劝	72
第四章 法场惊变	80
第五章 君臣之间	90

第六章	意外惩罚	101
第七章	末路奇缘	110
第八章	远客劲节	124
第九章	京郊茶摊	132
第十章	昨日今朝	143

小楼外传之前生（阿汉篇）

第一章	初入红尘	151
第二章	酷刑之下	169
第三章	男宠生涯	183
第四章	求情之举	200
第五章	所谓宠幸	217
第六章	寒夜疗伤	227
第七章	惊鸿已现	243
第八章	魂兮归去	253
第九章	重归小楼	272
第十章	魔主奇缘	288

小楼，并不是一座楼。

小楼是万山深处、密林之后的一处山谷。

在如水一般的岁月中，小楼的传说越来越神奇，越来越玄妙。

任红尘变幻，人世纷争，小楼却超然于世事之外，安静地看人间悲欢喜乐，分分合合。

小楼序曲



小楼，并不是一座楼。

小楼是万山深处、密林之后的一处山谷。

那本来是一片荒僻之地，山深林密，几乎没有人知道，山最深林最密处，有那么大一座山谷。

一切源自于一场俗套至极的追杀。武林正邪纷争，无数武林高手围剿某个大魔头，大魔头逃入山林深处，各派高手联手追进山林深处，然后再也没有出来。各门各派数十年不断派人寻找，无数精英进入山林深处，都如泥牛入海，再无踪迹。

直到各大门派再也承受不起损失，悄悄把那处山林列为禁地。

很多很多年之后，大魔头忽然出现在江湖上。人们问起他当年之事，他只微笑着答，那些人打扰了小楼的宁静，所以再没有机会走出小楼。

大魔头很快再次消失在江湖上，没有人能找到他，就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山谷叫做小楼，小楼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小楼中，又到底有什么人。

再过若干年，又是一场俗套至极的追杀，武林魔长道消。正道高手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几个人拼死冲入密林，冲向那个被叫做小楼的武林禁地。

魔功盖世的魔教，火器无双的霹雳堂，擅用毒药和暗器的唐门，尽起精英，联手杀至，然后，就静悄悄再也没有后文了。



邪道势力为此大挫，江湖正道乘势而起，终于驱尽邪魔。

于是，关于小楼的传说，越来越玄，越来越诡异。人们说，小楼有无数绝世秘籍，小楼中的任何一个人走出来，都足以天下无敌。

人们说，小楼以黄金铺地，琉璃做瓦，所有的宝物珍奇，都如瓦砾沙尘一般平凡。

有人说，小楼是神仙清修之地，凡人侵入，本当承受天罚。

有人说，小楼的所有女子，都是仙子般的美人，世间难得一见。

有人说……

在如水一般的岁月中，小楼的传说越来越神奇，越来越玄妙。

某朝某代某年，塞外蛮族大举入侵，中原朝廷暗弱，无力抗击，步步后退，半壁河山，沦入异族之手。

蛮族的大军刚好来到万山之外，蛮族的帝王刚好听说了小楼的故事，遥想那传说中的无数珍宝明珠、美女丽姝，他朗声大笑：“孤投鞭之处，江流可断，何况这小小山林！”

于是，十万大军，侵入山林深处，寻找那传说中的小楼。

然后，十万个生灵，悄无声息地消失于人世。

中原朝廷轻而易举收复失地，反攻蛮族，蛮族精锐尽丧，国中几个王子争王位争得天昏地暗，无力御外，俯首称臣认输。

从此，小楼所在的大山丛林，被朝廷划为圣地，代代祭拜。

时光流逝，天下合久而分，分久而合。纷争几许，由来不绝。

也曾有英伟帝王，征服四方；也曾有一代枭雄，震慑天下。但只要对那神秘的小楼有向往，有不服，有探索之意，那么不管他们多么小心，不管他们派出多少人才，结果都只有无声地消失。

有人曾举火焚山，要把掩护小楼的密林全部烧光，看看小楼的真面目，却在起火的当时，天降大雨，火灭则雨止，再生火时，暴雨再下。循环往复，竟有一年余，所有参与的军队、官员无不深信有神灵守护，宁肯抗旨也不敢再奉命了。

有人曾劈山引水，要以万丈江涛淹没小楼。岂料半夜江河改道，数千里沃土，变为泽国。

在那以后，再没有人敢言“小楼”二字，再没有人敢动小楼的心思。

纵然是一方帝王，盖世豪强，只要对小楼稍有覬覦之心，身边的忠仆下属

亲人,无不拼死力谏,史册上,甚至有大臣为阻皇帝派兵探查小楼,而撞死在金阶之上。

从此,小楼,成为全天下的禁地。没有人敢靠近那大山,没有人敢走入那密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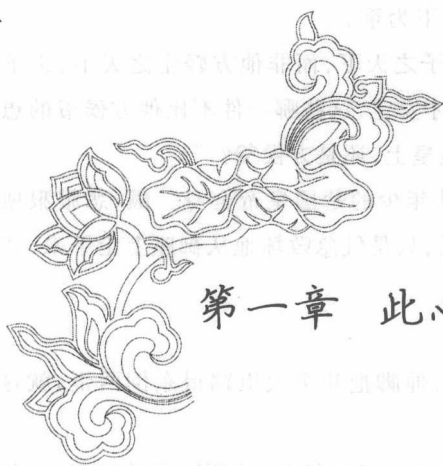
任红尘变幻,人世纷争,小楼却超然于世事之外,安静地看人间悲欢喜乐,分分合合。

笑语轻尘

small · lightly · (轻)



【方轻尘篇】



第一章 此心若鸿

“出去，全都给我出去。”少年稚嫩的声音里带着无可比拟的愤怒。

“臣等一片忠心，请皇上三思啊。”白发苍苍的老臣们，在阶前叩首，直磕得额上流血，亦不停止。

少年愤怒地随意抓起案上金印，就想掷出去。扬眸间只见阶前鲜血无比触目，少年咬咬牙，愤愤然地把金印再放下。他一直在努力着，想要当个好皇帝，想要名垂后世，想要治国安邦，面对这么多臣子的苦谏，面对三朝老臣的血泪，他若愤然而起，史书上就是永远不能抹去的污点。

所以，他只能咬着牙，沉住气，把心中的气恨全都吞回去：“为什么你们全都要逼朕，轻尘是朕的功臣，是朕最信任的人，他不会叛国，他不会出卖朕，永远不会！”

“皇上，臣等并不是不信任方侯爷，但是，万事总有因由在，既然我军的探子查到了他与敌国通信的证据，我们至少要把方侯爷调回京来问一问，请他暂时把兵权交出来一阵子，这也是为了方侯爷好啊。皇上，国家大事，天下安危，切切不可儿戏。”

“朕不能那样对他。”少年帝王的眼睛都红了，“他在边境苦抗敌兵，一再上本章说军情紧急，他不能离开军队一步，朕若临阵易帅，他怎么想，军队怎么想？”

年迈的老臣老泪纵横：“皇上啊，天下为重。”

年少的新贵愤然进言：“天下是天子之天下，而非他方轻尘之天下，天下人如何看，朝廷百官如何想，社稷如何才安定，这些哪一件不比他方侯爷的想法重要！至于军队，军队服从的到底是皇上，还是方侯爷？”

这样冷厉的话太过尖锐，尖锐得让年少的楚国皇帝全身一颤，恶狠狠地向进言者瞪了一眼，却说不出反驳的话，只是气急败坏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转身就往御书房外去。

几个臣子们跪下来拦在面前。

少帝楚若鸿再也顾不得帝王风仪，伸脚把几个大臣踹得东倒西歪，就这样快步跑了出去。

他在御道上飞奔，大声喝斥着让所有人远远躲开，无所顾忌地抬起头，放声大喊：“轻尘，轻尘，轻尘……”

低下头，有什么晶莹的东西，在风中坠落。

轻尘，快回来吧，告诉这些老糊涂小混蛋们，你没有叛国，快回来吧，不要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如狼似虎的家伙。

绕过回廊，转过亭台，在一处大柳树边，他倚树坐下。池边柳依依，池中水盈盈。他怔怔地望着清清池水里，反映出他自己痛楚的面容。

池中的人那样无助悲痛，一如很多年前以前，那个柔弱无力的孩子。悲伤无助时，只会躲在皇宫的一角，独自哭泣。

直到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人在身后问：“小殿下，你在干什么？”

他回过头，看到了他永世也不会忘怀的笑容。

而今，有人说：“皇上，方轻尘倚仗皇上宠信，独揽大权，欺压百官，望皇上明查！”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人初遇他时，他是一个宫女偶尔被临幸所生的皇子，从不曾有人关注，从不曾有人爱护，兄长们个个能文能武，党羽众多，而他，连到太医馆召个医官给从小照料他的赵公公看看病的权力都没有。

那个少年将军就这样来到他的身边，在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仗时，冒着天大的干系，保护他，照料他，教导他，如何做一个男子汉，怎样坚强面对挫折，手把手教他练武强身，四处为他寻找大儒做老师。

那个时候，这些忠君爱国、义正词严的臣子们在哪里！

当所有人将他遗忘、将他冷落时，方轻尘微笑着给他温暖。他那样单纯地



依恋着方轻尘，一次次问他说：“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而他永远微笑着回答：“如果殿下需要的话。”

“方轻尘武将干政，目无圣上，见君不跪，无臣下之礼，当受重惩。”

他给他见君不跪之权，他让他面君不必解剑，面对那么多的政事，那么多的是非，他张皇无措时，总是信任着他，期盼着他来为自己出主意。

于是，这成了他被满朝文武所指责的罪证。

“方轻尘拥兵自重。”

“方轻尘意图叛乱。”

“方轻尘有夺政之心。”

这样的流言永无休止，他却只记得，在诸位皇兄争得你死我活，后宫之中杀人如草不闻声时，那人费了无数心血，顶住无尽的压力，守护着他。那一场宫廷兵变，血雨腥风，军队已经冲进了皇宫，后宫的女人们纷纷自尽，皇族的王子们哀号着乞活，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喊杀呼啸，只有方轻尘，一步不退地守护着他。

方轻尘的武功，可以在万马军中，杀出血路而去，却为了他而被牢牢困住；方轻尘的本领，可以在无数强敌的围攻中，来去自如，却一次次为了救他而负伤。

他还记得方轻尘用血肉之躯为他挡箭，他还记得方轻尘用有力的臂膀挽着连站立的力量都没有的他。

他还记得无数呼啸喊杀声中，方轻尘回首的笑容，依旧温暖如阳光：“别怕，只要我还活着，谁也碰不了你一根指头。”

方轻尘保护他，在皇宫中苦撑了一天一夜，一直等到援军到了，叛军败退，才脱力晕倒，最后那一刻，还抬头对他微微一笑：“别担心，我只是睡一会儿，很快就会醒来了。”

他记得他在方轻尘身边放声大哭，他记得他拉住方轻尘染血的衣襟，十几个宫人用尽力气，都不能把他拉开。

他记得年长的皇兄都被叛乱的三皇兄所杀，三皇兄伏罪之后，父皇也因这一场惊恐而死，只有年少的他，莫名其妙成了国家的君主。

登上御座的时候，看着无数名儒重臣，感受到他们眼中的冷漠和轻视，而这时，带伤的方轻尘，来到他身边，微微一个笑容，让他挺直了腰，稳稳地登上高高的御阶，转头面对无数向他俯首的臣子。

他的第一道旨意，是对方轻尘的封赏。

镇国大将军，护国公，掌三军，参政事，佩剑上殿，面君不跪。种种隆恩殊遇，令几乎所有的臣子都跪下来苦谏不可。

而他只冷冷问，兵变的那一日，你们去哪里了？

御阶下，方轻尘凝眸看他，眼神带几许不赞同，但是，最终却没有拒绝他的封赏。国事纷繁，年幼的他，手足无措，不能应对，只有求助于方轻尘。

他完全信任方轻尘，所有的国事，只要方轻尘说行了，他连看都可以不看，就笑着用玺。

那个时候，谁敢说方轻尘一个不字呢？那些名儒重臣，那些眼下个个铁骨铮铮，动辄就要撞墙、就要死谏的人，当时又在哪里？

直到强敌犯境，方轻尘引兵拒敌，长守边关，远离朝堂，所有的指责，所有的罪名，所有的不是，全都如雨点一样地冒了出来。

叛乱，不敬，特权，淫人妻女，杀人夺财，种种匪夷所思的罪名一一冒出来。所有人指责他的时候，都义正词严，仿佛真理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一般。

楚若鸿愤怒了，他呵斥，他责罚，廷杖，降级，贬官，能做的他都做了。然而，参奏方轻尘的折子还是越来越多，劝他把方轻尘调回来的进言依然越来越多。

他能怎么办？

杀人吗？

不，君王对进谏的臣子如果拿起了屠刀，那国家就离衰败不远了。

哪怕被逼到极处，楚若鸿依然记得很久以前，方轻尘对他的教诲。

他苦苦地支撑着，哪怕满朝非议。

臣子们说方轻尘权力太大了，皇室宗亲们说军队只听方轻尘的将令，而忽视皇帝的君令。就连宫中太后太妃，自己母亲家的舅舅表哥们，也开始一次次进言，方轻尘如何仗着皇帝的势力，胡作非为。

他咬着牙听下去，忍着气把奏折看下去，不管多少人非议，他都不在乎，他都不相信。

轻尘，轻尘，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想要召你回来。我多么渴望你此时在我的身旁。我已身为皇帝，为什么仍觉得还像幼时那样无助，你若能在我身旁给我力量该多好。我如今前呼后拥，可是没有你，我比幼时更加孤单。

轻尘，我多想你回来，不是因为三人成虎，不是因为听信流言，仅仅只是



因为，我想你。

但我永远记得，你曾说过，国事为重，我永远记得，我亲口答应过你，不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全力支持你在前方，尽心卫国护民。

轻尘，我想念你。

你可知道，我一个人抵抗得太累太累了。很多时候，我也想干脆像个暴君一样，将不合心意的进言者全部杀死，像个昏君一样，再不理什么国家，什么百姓，什么未来。我只想要保护你，就像你曾经保护过我一样。

可是，我是皇帝啊，你教过我无数次，以国家为重；我答应过你无数次，要做一个好皇帝啊。

轻尘，我该怎么办？

轻尘，你知不知道，有人查出了你和敌国通信的证据，所有的臣子都联名向我要求召你回来，解除你的兵权。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石阶上，在大太阳底下，一整天不肯起来，那以耿直闻名的御史，直接撞在金阶的墙上，血流满地。

太后虽然不是我的生母，毕竟是我的长辈，她现在都不肯进食，逼我一定要召你回来审问，否则就不进粒米。

轻尘，我快撑不住了，轻尘，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十五岁的楚国皇帝，在他初遇方轻尘的柳树旁，发出无声的呐喊。

然后慢慢地握紧他少年的双拳，脸上渐渐现出坚毅之色。

“轻尘，无论如何，我都会一直保护你的，就像你保护我一样，我也绝不会舍弃你。”

少年君王在心中默默发誓，这个时候，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实现这诺言，这个时候，他确信，天可崩地可裂，他的轻尘，不会叛他负他。海可枯石可烂，纵然举世皆非，纵然铁证如山，他也绝不会动摇对方轻尘的信心。

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如此以为的。

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如此深信的。



第二章 情利两难

“参见皇上。”

“王师父快快平身。”双手扶起这位在自己还是无人疼爱的孤弱稚子时便倾心教导自己的老师，楚若鸿有一种见到援军的感觉，“王师父，你这次来是为了……”

“臣特为方侯而来。”

楚若鸿心中一冷：“王师父，你也认为轻尘通敌？”

王远之为当世大儒。当楚若鸿在深宫无人在意时，方轻尘去王府登门拜见，苦求了三日三夜，才说动王远之做楚若鸿的老师。

当楚若鸿位登九五时，王远之却辞谢了高官厚禄，只领了个闲爵，在家中讲学收徒。

除方轻尘外，楚若鸿心中，最重视最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师。

王远之看楚若鸿惊慌的表情，微微一笑：“臣想说的是，所谓通敌，纯属诬陷，绝非方侯所为！”

楚若鸿心中一松：“还是王师父信得过轻尘。”

王远之淡淡道：“我军的三名探子被捉，居然可以全部从敌方的境内逃归，还能从敌方带回方侯的亲笔信，又能偷听到敌方重将的谈话。莫非敌国从元帅到士兵，全都是木石稻草之人不成？分明是方侯据守边地，敌将难进寸